精印每冊定價三元

故宮旬刊

西園題跋卷之一

題黃素黃庭經（續）

羅浮張孟奇甫著

偶閱海岳書史、此卷黃素縝密、上下是烏絲織成欄、其間用朱墨界行、古之素、即今之絹也、故古詩有織縑織素之語、今人絹素並言、大誤、然古人亦嘗謂紙爲絹、蘇子瞻爲孟訪作字、乃絹也、謨以爲紙、子瞻自笑醉甚、未免看朱成碧、因悟紙非絹類、而古亦有呼紙爲絹者、以紙爲絹、得非絹縑同音之誤耶、

題北榻黃庭經

王右軍寫經換鵝、詳具晉書、張彥遠法書苑、武平一徐氏法書記、徐浩古蹟記、

原藏寶宮、絹本、設色、縱五尺二寸五分、橫三尺二寸、石渠寶笈三編著錄、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號六如、吳縣人、弘治戊午、試應天府、錄爲第一人、寧王宸濠以厚幣聘之、寅察其有異志、佯狂使酒、宸濠不能堪、放還、築室桃花塢、日與客般飲其中、其學務窮研造化、畫入神品、風骨奇削、刊落庸瑣、務求濃厚、當時評者謂其遠攻李唐、足任偏師、近交沈周、可當半席、年五十四卒、有畫譜及集、

黃伯思東觀餘論、程大昌演繁露、及雲仙雜記、彼此辨詆、如訟蘭亭、而雲仙近是、李太白詩、山陰道士如相見、爲寫黃庭換白鵝、又詩云、山陰遇羽客、愛此好鵝賓、掃素寫道德、筆精妍入神、書能籠鵝去、何曾問主人、蓋黃庭經之換鵝、右軍以書得鵝、道德經之得鵝、道士以鵝換書、自是兩事、第不知鵝之主人、皆曼碩郗中同此劉姓羽流否耳、陶弘景與梁武帝啟云、逸少有名之蹟、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告誓等、不審猶有存否、黃伯思亦云、黃庭始見於梁代、（接第二版）

此本爲宋拓定武蘭亭兼有褚摹蘭亭印高麗紙每本六元宣紙每本四元購請從速

三萬遺麗無匹用珂羅版印裝成厚冊每冊定價五元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明項聖謨寫生冊之二

說明見本刊第一期、本幅設色、款署晉樵、鈐印一、一項聖謨」、

或宋齊人書、若然、則黃庭眞蹟、不復留人間矣、張彥遠曰、褚遂良審定右軍正書第二卷、有黃庭經六十行、武平一曰、實在禁中、見則天后曬太宗時法書六十餘函、黃庭經在焉、徐浩曰、玄宗時、大王正書、以黃庭爲第一、故張懷瓘書估曰、樂毅黃庭、但得數卷、便爲國寶、黃庭眞蹟、疑又尚存、黃伯思、宋人也、宜未及見矣、陶弘景去右軍時僅一百五十餘年、豈有存於唐者、不存於梁、而弘景胡然未見耶、伯思又云、黃庭有數本、或譽錫、或刊刻、嘗得一本、字勢多倣歐陽率更、復在洛中、見承直郎李鵬舉家所畜者、乃褚登善所摹、單郭未填、筆勢精善、名曰玉軸黃庭、

中有五行、爲周越摹換之、今世所行黃庭、必非晉嗣、明甚、亦未知其去眞蹟爲孫乎、爲曾爲玄乎、抑亂之祝而僭之重乎、余按右軍晉永和癸丑書蘭亭、丁巳書黃庭、皆稱名蹟、蘭亭入唐、尚獲以殉昭陵、而黃庭入梁、輒若存若亡、何也、然黃庭傳世、重摹翻勒、不曾有家、而道德經不惟眞蹟久絕、即古今書家者流、幸未聞有一人重摹、一言談及者、又何也、豈多寶、亦有遇有不遇耶、以余所見黃庭數十本、亦不出兩種、一秦州本、而骨勝、一越州本、而肉勝、惟北本、則肉骨適均、即非晉嗣、亦是雲仍、友人董玄宰嘗爲余言、今顯上縣野井中、有光怪燭天、探之得石數片、乃黃庭經也、

（未完）

林石逸興

林石逸興序（續）

嗟呼、以君不世出之才、而不顯於其世、得非數之奇耶、抑天之屬意於老成耶、造物者蒼蒼、余固不得而知也、然君之才之德、生於桑梓、習於嬰孩、知之既稔、寧非已言、君生而顙異、八歲屬文、視青紫若囊耳、奈何上天弗弔、未冠遭孤、負數弟於襁褓、自以爲大不幸、遂輟經治生、手足之外無他念、逮數弟撫育如林、矢心一炊、竟名恭友、里中有園于墻者、輒以君義相規、既而君以文武才假異途、樹勳疆場、侯萬戶、旋以忌免、君復振鱗刷羽、激水揚鬐、或犯門斬關、以獻俘馘、或游渠通漕、以備軍實、或治隄障水、以活萬姓、君之奇績偉烈、赫赫奕奕、非口指所能悉也、於是稍復其官、以需大用、而君之是逃、蓋亦鳥倦知還、故有東山之意耳、雖然、方今西北多事、正聖天子拊髀之秋、君藏數萬於胸中、曾不一展、豈能逸於林石已乎、因其逃而逃之、用傳不朽云、萬曆庚寅秋望定興龍川居士胡汝欽撰、

林石逸興自序

學漢之武宣、樂府興而聲律盛、其來邈矣、事迹微、而代不絕音者、以其歌頌國家盛美、未可以闕之也、千百年來、體製音調、大不古粹、弗失於律、則離於體、弗過於文、則傷於俗、夫失乎律、則音乖、（接第三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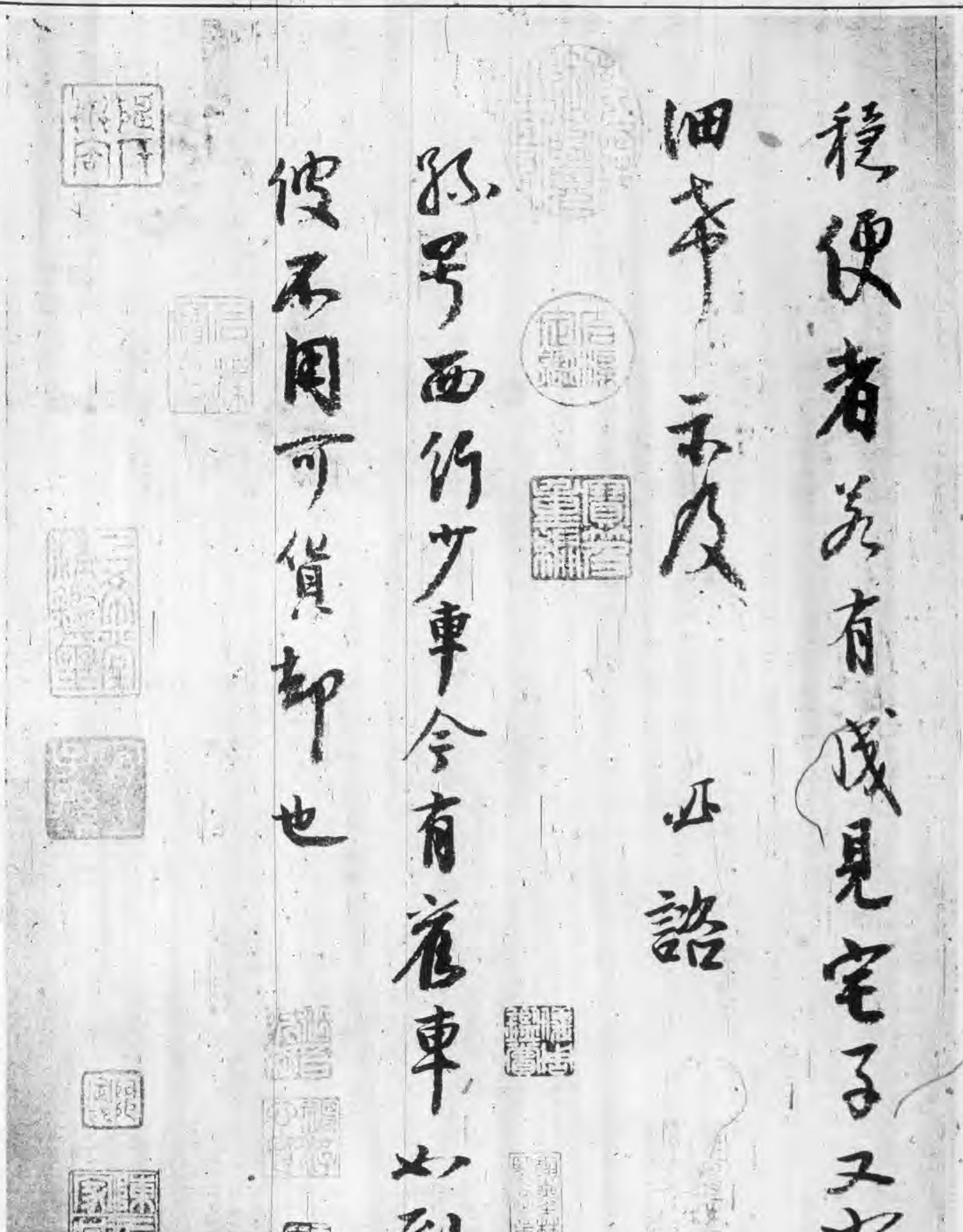
本院新出版物廣告

故宮週刊第三十二期第四版

新出版影印唐僧懷素自敘卷

總發行所　北平北上門故宮博物院　出版物

史記校出版



說明及李建中小傳、並見本刊第一期、

離乎體、則本謬、過乎文、則言晦、傷乎俗、則語陋、之數者、殆非所以盡聲律之微、而發歌詠之妙也、迨我聖朝、人文極盛、政化是務、而聲律渺矣、儒者陋而莫爲、庸者爲而莫恥、是以清歌雅調、烟滅灰飛、俚語淫聲、塞衢盈耳、休明盛世、而聲教之墜若此、寧無惜乎、余少讀章句、時趨庭隙市、過則掩鼻、深不欲汚吾之耳、既而學以病廢、竟墮武流、自分栲散、無堪世用、乃遊心樂圃、用情詞苑、頗得音律之微、歌詠之趣、或感慨於夙昔、或遊觀於心目、慨敢忘其謬陋、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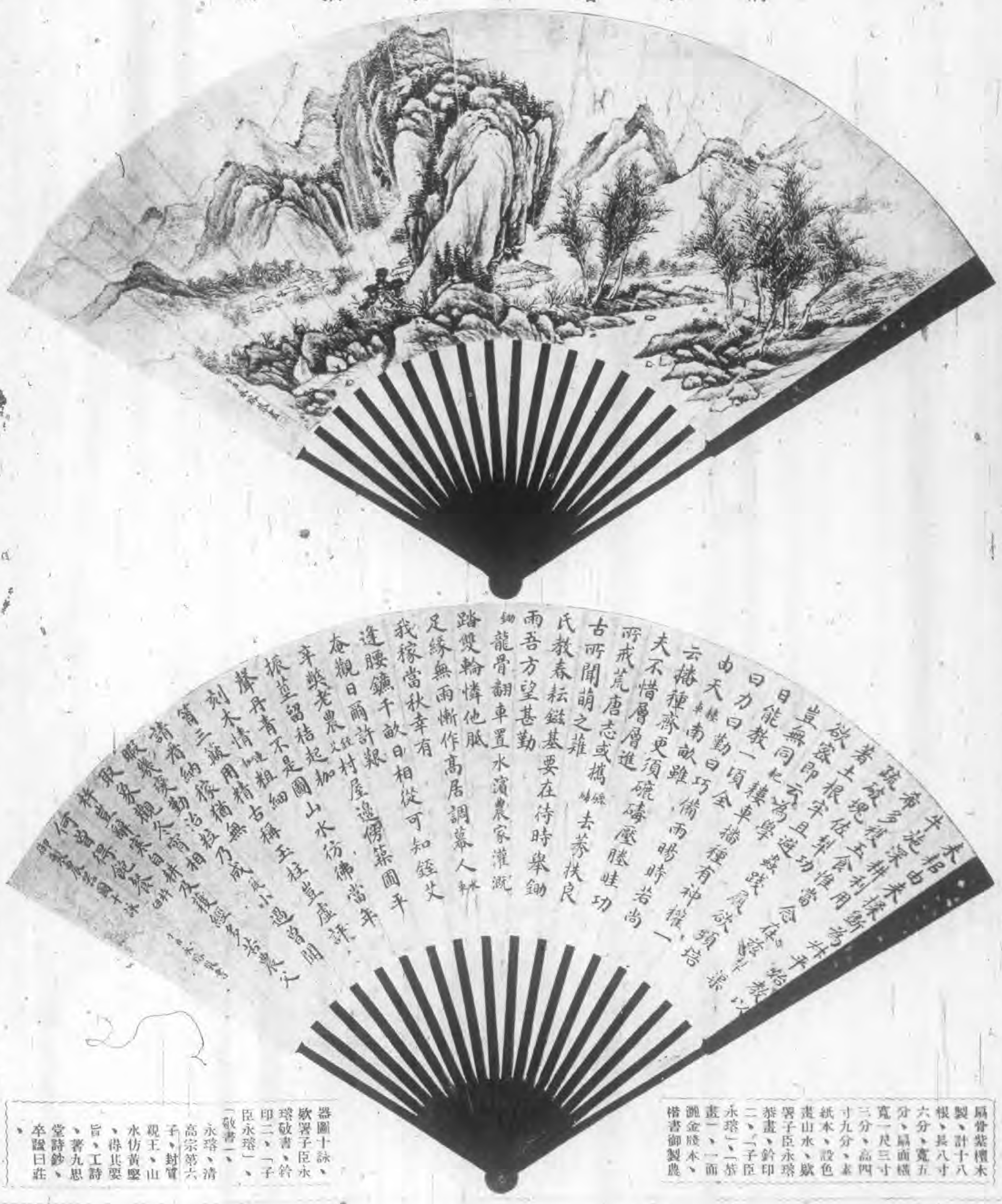
宣鑪小誌

敘鑪略旨（續）

即以銅器論、尚青綠者、尊彝鼎鬲罇壺匜盉盤鉶等物、千百年沉埋深山大澤、一旦入人手摩弄、斑駁陸離、青綠蟠結、間雜以水銀褐色硃砂斑、價值不貲、置之高齋、洵可貴也、然一見輒了、無甚深意、若鑪以火候計、萬不敵青綠之歷年久遠、而日新月異、變幻百出、鍊鑪者、視鑪之小大輕重、放火得法、其色或日漸以深、或日漸以淡、深有深妙、淡有淡妙、皆能如意而償、亦或奇光迴出意外、此所謂爲其事有其驗者也、而賞鑒家相率把玩、亦得以不厭而愜心、大抵青綠藉水土之氣而成、此得於天也、鑪火專恃人功、人功不到、雖如青絲沉埋之久、求其光彩澄徹、必不得也、故愜心者、人功也、則吾向所謂難美者、難其功也、夫固未嘗無眞美者也、前人論宣鑪、首重欵、次及色、惜言之不詳、而於火候、絕無發明、則色之眞僞新舊、殊難立辨、高子清賞諸論、盛稱宣廟銅器、制度古雅、而火功及銅之質色不載、帝京景物略、載宣鑪色五等（接第四版）

元五角　明文徵明書竹譜定價二元　清石濤畫緒
漢定價二元　郎世寧艾啟蒙十駿圖定價二元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印行
文徵明精鉅製每卷定價八元歸讀從速
北平京城印書局承印

清永瑢山水摺扇



元吳鎮墨竹譜出版廣告

新出版董其昌仿張僧繇白雲紅樹卷廣告

宋歐陽修集古錄跋出版廣告

栗色、茄皮色、棠梨色、褐色、而以藏經紙色爲最、此不過大概言之、蓋銅有本質、以對鉛多寡爲別、俗云上古無黃銅、以古所用、皆出山銅、未經對鉛者也、出山銅即今紅銅、對鉛則黃、鉛重則青、鑪之發光、如水瑩徹者、鉛力也、鉛力尚紅銅者、正謂古無黃銅也、有紅色鑪、亦汁水如溢者、非生紅銅也、對鉛視黃銅較少耳、鑪色備青黃赤白黑、實則銅質止有青黃赤而無黑白、其有純黑、俗名黑漆古者、此青紅二色久鍊所結、白則本屬黃色、愈燒愈淡、望之深穆、非二三百年物、不能有此、諸色各極其妙、不可一格拘、世人或專喜深色、或專喜淡色、皆偏也、又或以深色爲大火、淡色爲小火、尤謬、蓋色繫乎銅之本質、不以火之小大而分、鑪厚且重者、如施家北鑄、豈無一二淡白色、諒非盡做火可以成功、甘鑄多薄、宜於綾火、而紅黑各色俱備、故知其謬也、間有一種放火踰度、火力倍於鑪身、烈

屬骨紫檀木製、計十八根、長八寸六分、寬五分、扇面橫寬一尺三寸三分、高四寸九分、素紙本、設色畫山水、歐署子臣永瑢恭畫、鈐印二、「子臣永瑢」、「恭畫」一、一面泥金楷書御製農器圖十詠、歐署子臣永瑢敬書、鈐印二、「子臣永瑢」、「敬書」一、

永瑢、清高宗第六子、封質親王、山水仿黃鑒、得其要旨、工詩、著九思堂詩鈔、卒謚曰莊、

周蟠夔方盉

原藏鍾粹宮、寧壽鑑古書錄、稱周變鳳盉、高五寸六分、深三寸八分、口縱三寸五分、橫四寸四分、腹圍一尺七寸、重六十八兩、

明永樂窯甜白四繫花囊

原藏壽安宮、器通高四寸六分、口徑三寸一分、底徑四寸三分三厘、腹圍一尺六寸五分、

而成黑、其色黯而無光、燥而欠潤、此欲速之誤、與眞舊色之空空洞洞者迥別、何得執以概論也、夫物聚於所好、亦物爭於所羣好、質有美惡、色有高下、款式有雅俗、工夫有淺深、（未完）